

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



米兰·昆德拉
经典语录

人有一种天生的、难以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

——《小说的艺术》

把自己交给他人的眼光去评判，正是产生不安和怀疑的根源。

——《生活在别处》

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与议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直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沉重的努力，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之中，努力不至迷失方向，努力在原位中坚定存在。

——《被背叛的遗嘱》

两个人彼此靠近总需要超越某种相异性，而拥抱的一瞬间之所以醉人就因为它只能是一瞬的时间。

——《生活在别处》

所谓美，就是星光一闪的瞬间，两个不同的时代跨越岁月的距离突然相遇。美是编年的废除，是对时间的对抗。

——《笑忘录》

人生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生活，生活并没有任何幸福可言。生活就是在这尘世中带着痛苦的自我。然而存在，存在就是幸福。

——《不朽》

他，让中国读者知道“生命之轻”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最为中国读者熟悉。小说首次出版于1984年，描写了托马斯与特丽莎、萨丽娜之间的感情生活。小说从“永恒轮回”的讨论开始，把读者带入了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比如轻与重、灵与肉。

1988年上映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就是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米兰·昆德拉也参与了编剧工作。该片是1988年美国十佳影片之一，获1989年奥斯卡最佳摄影、最佳改编剧本提名，金球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女配角（莉娜·奥林）提名，并获英国电影电视协会最佳改编剧本奖，美国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

他，总是无情透视着生命的本质

如果要评选“对当代中国作家影响最大的当代外国作家”，有两个名字不得不提：一个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一个就是米兰·昆德拉，此前多位中国知名作家曾高度评价米兰·昆德拉。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评价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讽刺有一点儿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王安忆则说：“没有哪个作家像昆德拉那样做了对个体的感情的关怀，这些都会让人感到温暖，这也是昆德拉的文学价值之一。”

阅读昆德拉的《无知》时，毕飞宇说他“看见了一个洞明世事的老人，在他听见命运之神敲门的时候，他拉开了他的大门，满腔的无奈与悲愤”。

《寻找米兰·昆德拉》译者王东亮说：“阅读昆德拉是愉快并且益智的，他通常能使读者大开眼界，层层剥出我们惯常熟视无睹的某些事物的真相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阅读昆德拉同样是令人难堪的，他总是无情透视着生命的本质、人性的本质，让读者不得不直面自身的存在，无路可逃。”

据上游新闻

据捷克通讯社12日报道，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日前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94岁。

米兰·昆德拉是享誉世界的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也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他于1929年出生于捷克，于1975年移居法国，2019年12月，重获捷克公民身份，作品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雅》等。

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家，米兰·昆德拉虽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他同样也是诺奖的“陪跑王”，终其一生仍与这项世界文学大奖无缘。

为何没来中国？原因与夫人有关

早在1980年代，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就被译介到中国，并掀起了一波翻译、阅读、崇拜的热潮。尤其是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成了数代人的“精神之书”。

昆德拉未到访中国，但国内一些出版人、文化学者、教授却曾拜访过昆德拉。下面就通过三位文化学者的回忆，来认识作品之外的昆德拉。面对来自中国的拜访者，昆德拉也解释了为何不来中国的原因。

□赵武平（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

昆德拉站在我面前。他伸出厚实的大手，一种强力在握手时传到我的身上。七十岁左右的老者，头发灰白稀疏，深邃而有穿透力的目光……

他的身高竟在1米90以上。他坐在那里，说话中气很足，嗓音粗重，却很缓慢。

我们谈话时，昆德拉不能全听懂我的英语，就经常要薇拉，他的妻子来翻译。

下午，薇拉要我和昆德拉喝一杯，来自加勒比海的威士忌。这是昆德拉最爱喝的佳酿。薇拉说，昆德拉很喜欢加勒比海，也热爱那里的风情和艺术，他家墙上的画框中，就有加勒比画家的真迹。

傍晚，我不得不告别，昆德拉坚持给我送行。夕阳洒下来，将昆德拉灰白的发丝染成金黄。

□余中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作为《被背叛的遗嘱》的中文译者，我带着书到了巴黎，于2003年7月见到了昆德拉本人和他的太太。我们聊了很多。昆德拉对自己作品的译本比较苛刻，会做检查译文的工作，他说其中有一段你怎么处理的？那一段后来去掉了，正好我带了法文原文，就说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跟我们说明了这一段去掉，换上哪一段。这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董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我纯粹是“撞”上了昆德拉。我跟昆德拉上课的地方是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昆德拉当时住在我上课的旁边的一栋楼，我甚至还去他家上过课。我没有昆德拉的照片，以至于回国的時候有人说，董强怎么可能是昆德拉的学生，无图无真相。他的照片基本都是他的夫人照的，他不让别人照相。

我回国后，很多人希望通过我请昆德拉来中国，但每次他都拒绝，我实在不明白，有一次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第一我这个人不愿意做这种公开讲座。以前讲过一两次，讲完人们都会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看人类的命运？他说我就是一个小小说家，我哪知道人类的命运是什么。

第二，他说他夫人薇拉的耳朵有点问题，她一上飞机，到了一定高度就会受不了，无法坐长途飞机，所以他远的地方都不去。他说我去哪儿都必须薇拉陪着我。

据上海译文

米兰·昆德拉去世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

1929年，米兰·昆德拉出生。他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钢琴家和音乐教授，孩提时代的他常流连于父亲的书房，跟着父亲学习钢琴，步入音乐世界，并且随意浏览父亲的藏书，在大量文学名著中汲取养分。

年轻时的昆德拉，梦想并非是写作，而是雕塑和绘画，他同时还沉迷于音乐与电影。1948年，他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之后又进入布拉格电影学院攻读电影专业。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启了写诗的热情。

在捷克文坛，人们常常将昆德拉视为卡夫卡的传人。他的首部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就以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证实了这一点，也与当时捷克文坛的诗歌迥异。

1956年，昆德拉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开始写作《小说的艺术》。该书于1960年出版，后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玩笑》则使他声名鹊起，成为欧洲瞩目的作家。1975年，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亲自请求下，捷克政府特准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前往法国。1981年，昆德拉夫妇加入法国国籍。1984年，昆德拉发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译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一经典之作。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将之改编为电影《布拉格之恋》。2011年，米兰·昆德拉入选七星文库，成唯一在世入选作家。

作为杰作无数的作家，昆德拉有着极其低调的一面。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获得成功，他一度成为媒体宠儿，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说得太多，于是开始沉默于文字中。他活得通透，不仅仅在小说里触及轻重，也洞悉了人生的轻重。人总会面临轻重选择的对立与两难，昆德拉从未给出答案，却唤起了人们的思考。

在昆德拉眼中，小说是神秘之地，是哲学、社会学乃至任何学科都照不进的领域。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在小说中隐形，等待读者的发掘。他认为小说的精神是最深刻与复杂的，好的小说会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昆德拉就是这样，一次次从幻灭、怀疑，到提出问题，并去寻找答案。小说是他的工具，用于探寻人的本性、人的境况、人的行动、人的命运，还有由此而来的反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昆德拉是文学的真正捍卫者。他早已洞悉一点：人们正在用图像代替思考，将媚俗树立为普遍的美学与行为标准。早在1986年，数字革命出现之前，昆德拉就已经告诉世人：“凡是称颂大众传媒的喧嚣、广告的愚蠢微笑、对大自然的遗忘、被提升至美德的泄密行为的人，应该一律称之为‘现代的与敌人合作者’。”

据《成都商报》